

以专业高度 解读美育焦点

推广全民美育,是为了个人
更幸福,社会更美好!

何韵兰
2022.9.27



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前专家委员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艺委会原主任 何韵兰

“自然美育”+“野蛮生长” 让我保持直觉和兴趣

■本报记者 黄俊娟

全民美育任重道远

记者:何老师,您一直从事高校美术教育和个人艺术创作,后又投身儿童艺术教育事业,您如何看待当时与当下的艺术教育?

何韵兰(以下简称“何”):我的专业学习是接受中国最正规的学院教育,学制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毕业。那时专注用心于基本功,到改革开放后,想走自己的创作道路很困难,一直在探索尝试。21世纪初,兼任中国美协少儿艺委会和教育部相关职务后,我才进入艺术教育这一领域,而艺委会的专家同事,已先我开始了尊重儿童天性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广。我们可谓一拍即合,共同坚持正确方向,认真服务于艺术教育的理想目标。

总体来说,早期艺术教育重美术职业培训,真有兴趣才进专业或少年宫学习,虽思维单一,也相对单纯。而当下艺术教育的形势就比较复杂,一方面因时代发展要求艺术教育负有提高整体素养的美育使命,另一方面功利的渗入和认知误区又成为干扰,在表面繁华下,实际障碍很多,全民美育任重道远。

我的童年能直接感受 生命的自然美

记者:您小时候接受的美育是怎样的?

何:我童年没有任何学美术的条件,但在农村能直接感受生命的自然美,最早是流浪艺术团的演出让我好奇,看完回来就把剧目故事画在捡来的纸烟包装盒的背面(农村最好的纸),记忆加想象,感到很有趣。之后也是乱画,上了初中,我这种自由涂鸦还继续到各类教科书的空白处,有时老师发现了,正想责备,一看画得有意思,反而乐了。因为这种宽容,我也努力学好其他文化课。有意思的是美术老师平时上课,就布置苹果花瓶之类的作业,而让我随便画什么都行,反正期末都给5分。没作任何素描色彩的辅导,也不记得有比赛获奖的鼓励,但那时我已给杭州少年报画插图挣小稿费了。就是这位美术老师,得到中央美院首届附中招生的消息后,立即鼓励我到北京报考,我犹豫北京厉害的人多,他坚持认为我行……

之后,我就开始了人生的另一阶段:爱好兴趣,职业专业到生命价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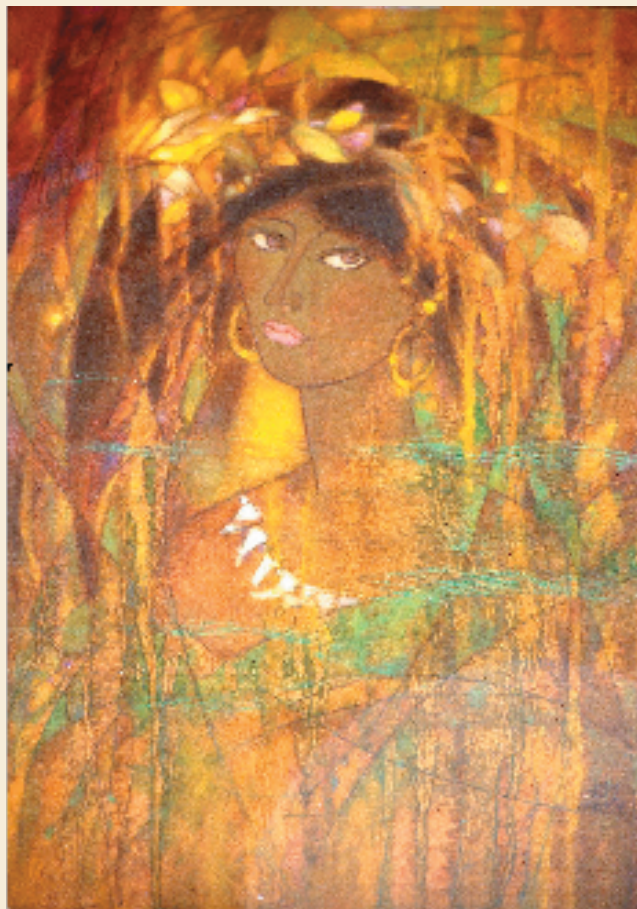
都和艺术结了缘。

我的成长虽是个案,仍能发现“自然美育”,和一定阶段的“野蛮生长”对保持直觉和兴趣的作用。

现在情况不同了,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,父母优秀,不惜投资,培养了学霸型小公主,中小学时获奖无数,绘画、书法、舞蹈、音乐伸手就来,是全校全家的骄傲,高一就出国了,但出国多年没有声响,孩子整个陷在心态失衡中调整不过来。

尽管时代不同,对艺术这样需要敏感、情感观察力、想象力,因兴趣才能坚持的学科,急功近利的重投资和拔苗助长的加压肯定有害无益。

当然,所谓成功也很少是直线的,一生的路只能自己去体验,父母设计越周全,反而可能是爱的栅栏,孩子得自己冲出来。



何韵兰

夏威夷印象

1998年

60x45cm
油彩